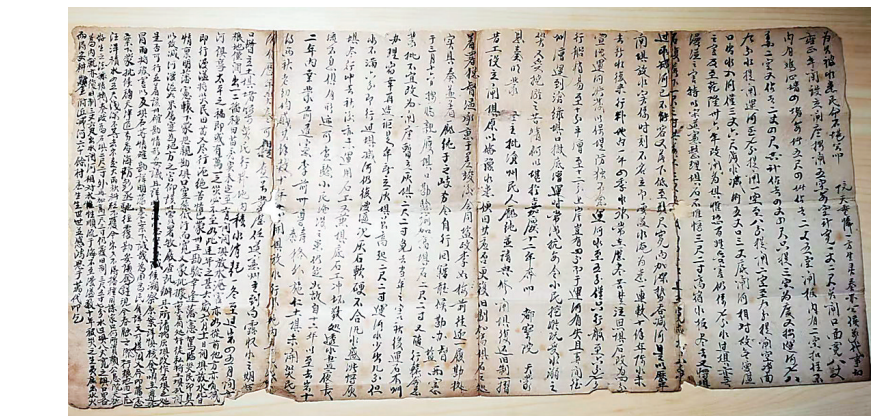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在沧州段大运河上，有关水利工程的遗存目前尚有多处，而兴修这些工程的纸质原始文献却很稀有。近日，一张发现于沧州民间的当时百姓呼吁重修捷地减水坝的“请愿书”，细数自雍正、乾隆以来治理捷地减河的技术细节和得失，讲求兴修水利当“实事求是”，呼吁“重复旧观”遏制水患，可谓宝贵的文献资料和原始见证。



千余字原始“请愿书”
细数治理减河经过

昔日的大运河造就了沧州经济的繁华，也带来了水患。为遏制水患、保护农业生产留下的水利工程遗存，是沧州人与大自然斗争、改造发展环境的历史见证，成为当代著名的人文景观，如捷地减河石坝、东光谢家坝等闻名世界的水利设施。这些著名水利工程的修建，沙石背后凝结着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和官民一体“实事求是”的精神。这张发现于沧州民间的“请愿书”，墨迹上则书写着沧州百姓兴修水利的激情和思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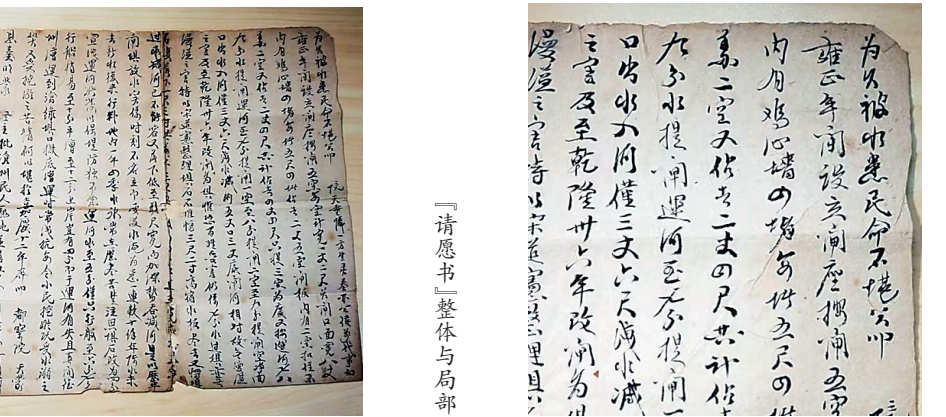
这张“请愿书”，是泊头市靳先生近日整理文献时在所藏的旧书堆里发现的。月初，靳先生将“请愿书”拿到市区，请有关人士考鉴。在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魏洪中的“汲古斋”，靳先生展示了这张珍贵的文献。

记者在现场目测，“请愿书”宽25厘米上下，长约五十厘米。字迹系用毛笔写于宣纸上，前行书后楷书，共约千五百字，字迹潦草，纸色黄旧，间杂当时流行的民间异体字和简化字，当是草稿。因长期折叠，折叠处略有残损，残损处有几处字迹缺失。

草稿抬头：“为久被水患民命不堪公叩：院天垂怜一方生灵，奏办公侯万代事，切。”此处的“院”，按上下文理解，当是清廷的都察院，而不是别字。这种起稿方式，符合当时百姓向官方请愿的一般格式，所以称为“请愿书”。

“请愿书”从雍正年间“十三爷”即怡亲王允祥修建捷地减河水闸写起，详细记叙了允祥修建水闸、乾隆改闸为坝、嘉庆年间姓宋的道员降低石坝、沧州民人庞纯到都察院上书、嘉庆命直隶总督温承惠勘察修复、百姓呼吁再修的经过，对历次治理减河的方法、数据、参与人、效果等，记载较为详细，最后叩请朝廷恢复乾隆时的减河石坝，以遏制水患。可谓有清一代，关于兴修大运河捷地减河水利工程的生动再现。

本报记者 祁凌霄



沧州百姓直陈水利得失
昏官乱改石坝两岸成灾

在“请愿书”上，沧州百姓肯定了允祥修捷地减水闸、乾隆改闸为坝的历史功绩。“雍正年间设立闸座”“闸五空，每空计宽一丈二尺”“闸口面宽八丈，内有鸡心墙四堵，每堵五尺四”“及至运河水有七八九分，提闸。至七分半提闸一空，至八分半提闸二空，至九分半提闸空净”。“请愿书”详载这些数据和提闸的时机、次数，是想通过闸的设计和排水方法，说明当时的兴修与实际环境相当，“故无漫漶之灾”，对捷地减河建水闸这一科学措施作了肯定。

紧接着，“请愿书”写到，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年），“改闸为坝，唯恐百姓受害，仍系七分水过坝，亦无漫漶之害”。强调无论是修闸还是修坝，都是以七分度排泄大运河水，尺寸科学合理，所以百姓深受惠泽，没有水灾之患。

可恶的是，后来有一位姓宋的道员（或为粮道），不仅未尊重前人治水的成果，且胡乱作为：“不惟将三尺二寸高宿木板尽去，又将坝石落下一尺三寸，共落下三尺（此处后残缺数字）。”造成运河水吞减河，“漫溢水淹为患，一连数十年，陈水未尽，新水复来，行粮地内，一年四季，水冰常在，历尽苦楚”。在这一部分里，沧州百姓斥责这位宋姓官员的乱作为：只为了保运河堤防，胡乱增减尺寸，将“坝石改为四分”，而“独不念运河水至五分，仅只行船，至六分七分行船稍易，至十分平增至十二分上岸，岂有四分而于运河有失”。河水漫漶，造成春天时，德州至沧州的漕运因运河水太浅难以行船，又得调集两岸民人挖淤，“既受水溺之灾，又受挖淤之苦”，任意更改水利设施、只为保自己地盘和官位的宋姓官员“情何以堪”？

民人庞纯曾请修闸未果
后代吁请实事求是治河

对于宋姓官员乱改乾隆时减河石坝造

成水患的结果，沧州民人庞纯曾到京师上书。“嘉庆十二年（1807年），奔叩都察院”，请求“兴修闸坝，复还旧制”。这次上书叩请，惊动了嘉庆皇帝。皇帝御批，命直隶总督温承惠会同盐政李如梅到现场勘验，而“沧州民人庞纯、于之歧务令自行会籍听后勘办”。嘉庆对上书请命的沧州百姓并不客气，让他们等候查办之时，温承惠和李如梅在“三月十六日接临，亲履坝口勘验。谕，加高坝石二尺二寸”“又蒙批，不宜改为闸座，暂立灰坝二尺二寸，免去当年之灾，待秋后运石本州办理”。

嘉庆皇帝亲自指挥修筑的捷地减河水利设施，满以为会杜绝水患，但是，“运河水少出几分，但不满六分，即行过坝，减河仍复漫溢。况灰石软硬不合，汛水盛涨，将灰尽行冲去。秋后亦未运用石工，又兼坝底石工冲坏数处透水，昼夜长流不息。”也就是说，嘉庆时代的君臣，已经远没有了乾隆君臣“实事求是”的治水精神，这次决策，并不科学，秋后运石头修减河的旨意也没有贯彻下去。

自嘉庆十二年至写“请愿书”这年的12年间（嘉庆二十四年，“请愿书”未落年款），除了其间官方未开土坝，百姓有两季好收成之外，从宋姓官员乱改石坝后，数十年间，减河两岸的沧州百姓饱受水灾之苦。

水灾之外是旱灾，当地官员为了缓解水患，曾立土坝，但旱区百姓，经常掘开水坝，造成上下游之间百姓争斗不息，一些穷人因水旱之灾和修河的苦役，贫困交加，甚至出现了小规模聚斗、抢劫，酿成巨案的惨事。

“请愿书”最后这次叩请，是请朝廷恢复乾隆时期石坝的旧制，以合理的尺寸来节制运河之水，以免减河两岸四五十个村庄民众的灾难，但请愿是否得行，不得而知。目前资料显示的是，因地方官员不能妥善科学地兴修运河水利，大运河两岸因水而发生的矛盾争斗，一直到民国时期，都未能解决。古人“实事求是”的治水精神，在沧州解放后才迎来盛大的回归。

“种诗经”的植物园桃李满园

“诗经馆”“诗经读书屋”相继建立

本报讯（记者祁凌霄）今年4月，本报曾以《把<诗经>“种”在大地上》为题，报道了河间《诗经》研究者董杰、河间农民朱晓兵一起种植“诗经”的故事。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呵护，河间“诗经植物园”里桃李春风，“诗经”植物遍地葳蕤，成为当地辨识《诗经》里的植物、研学“诗经文化”的一处基地。同时，在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，“诗经馆”“诗经读书室”也在紧锣密鼓建设中。开学之后，“诗经读书屋”有望建成交付，多处与《诗经》有关的场所，真正把《诗经》“种”在了大地上，生长于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心里。

据董杰介绍，今年春天，在河间农民朱晓兵承包的瀛州镇角楼村10亩土地里，陆续种下了80多种《诗经》植物，后来又补种了《诗经》里的其他植物，154种植物基本种完。朱晓兵说：“2月初，最早种下毛皂椿、酸模、拉拉苗、早芹、柳树、苦菜等。后来又种上了车前子、白蒿、苕菜等。”这片地与朱晓兵老家隔河相望，是朱晓兵在400多亩承包地里精选出的试验田，专种“诗经”植物。《诗经》里的植物，能在地里种的就种地里，能在学校种的，就种在

校园里。“在早先种的本本植物行间，我们间播矮矮植物，错落有致，生长有序。”目前，“早先种下的桃子、李子，都成材结果，不同的品种，在不同季节收获了好几次了。”朱晓兵说。

今年，一些河间籍在外的学者陆续来“诗经植物园”参观，并表示为园子正式题名。作为“诗经文化”弘扬者，董杰多次带领当地小学生和文化爱好者到“诗经植物园”研学，现场辨认植物名称，结合《诗经》记载，讲解不同植物所蕴含的“诗经文化”故事，收到不错的普及效果。

董杰说，不仅在“诗经植物园”种植了《诗经》植物，在河间第一实验小学，利用今年暑假，还建起了“诗经馆”和11座“诗经读书室”。“诗经馆”主要陈列与“诗经文化”有关的典籍、文献、文物等，讲述沧州当地历代传承《诗经》的文化故事；“诗经读书屋”则是孩子们阅读《诗经》和与之有关的文化典籍的地方，暑期过后一开学，“诗经读书馆”基本就能投入使用了。

“前天，河间市委、市政府邀请各界人士，召开有关推进‘诗经文化’研究和传承的大会，我非常振奋。我们期待



配合好市里的重点工作，把《诗经》‘种’在大地上，帮助孩子们认识植物，学习‘诗经文化’知识，长成掌握传统文化的国家有用之才，让沧州的‘诗经文化’落地生根。”董杰说。

“金元四大家”之首刘完素(四)

陈秀春

无论是河间刘守村还是肃宁的师素村，现在均没有刘完素的后人，许多文章记载自刘完素去世后，在河间就没有后人。但近几年通过考证，学界发现了刘完素后人的踪迹。

明朝解缙在《文毅集》卷十三《刘君允公墓志铭》中提到江西名医刘允中继承刘完素的医学传统，说明刘完素的后人流落到江西吉水。吉水人、明朝胡广，在《皇明文衡》卷四十七《书刘氏族谱后》验证了刘完素后人刘日升在江西吉水行医的事迹。而刘日升就是刘允中的儿子。通过江西中医药发展史也可以看到，赣州中医学，就是刘允中等名医创建。

还有人认为明朝的太医刘纯也是刘完素的后人，但史料记载刘纯是江苏人。此说尚待考证。

刘完素辞世后，河间、保定、肃宁、文安等地相继修墓建庙，树碑铭文，以怀圣医。

现在河间府衙街遗址建有“刘完素祠”，祠内图文显示最早提出建立刘完素庙的是家铨翁（约1213年-1297年），南宋末大臣，元初隐士，四川眉州人。《宋史》说，此人曾在河间教学，著有《则堂集》六卷，是最早上疏修建刘完素庙的人。

明太祖朱元璋追封刘完素为“惠济元医”“广济侯”。刑部侍郎、河间人樊深曾修建刘完素庙，事见嘉靖《河间府志》。这是有记载的官方修建的刘完素庙，修建时间约在公元1400年。现存河北境内的刘完素庙主要有3处，分别在肃宁县师素村、河间县西九吉乡刘守村和保定市郊区。

一是师素村。据载，金承安五年（1200年），刘完素与世长辞，洋边村一带百姓得知噩耗，悲痛万分，纷纷要求建庙纪念。本村大户姜夏雷捐地一块，二亩有余，建起“刘守真祠”，以供人们祭祀，庙宇当年落成。以每年正月十五、三月十五定为庙会纪念日，并改村名为师素村，延续至今。清乾隆年间修撰的《肃宁县志》卷二记载：“刘守真



庙，在县西南师素村。明万历三十六年（1608年）创”。1993年该庙重修。

二是刘守村。刘完素墓所在处。刘完素祠遗址为北高南低坡形台地，台地南北长100米，东西宽60米，北侧高约4米，南侧稍高于地面不足1米。正北面有正殿三间，里面供奉“医神刘河间”，两旁对联“陈希夷授守真留下神医术，金章宗赐完素高尚先生称”。刘守庙至今还保留刘完素的坟墓，位于正殿西偏南，封土用砖包砌，直径5米、高5米，下部是磨砖六棱体，中部是圆柱体，顶部穹形体，墓前有“刘守真之墓”巨碑。1966年该墓地上部分被人拆去，地下部分至今犹存。据1954年前的一份实地考察显示，墓的左前方是“重修妙道明医刘守真祠碑”，碑文与县志所载大部分相同。

通过考察，以往在河间境内共有守真祠庙3处。一处与墓同址，在刘守村。一处见于志书记载：“瀛州书院，正德十六年（1521年）知府张羽改刘守真祠为书院，教诲生徒”。另一处见于清乾隆《河间县志》：“刘守真祠，在县城学东，祀金高尚先生刘完素。明成化、正德中累修，有碑。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县丞黄世灏、典史纪从政各捐俸重修。”

刘守村“刘爷庙”抗战期间曾被日本侵略者摧毁，解放后又重新整修。“刘完素祠遗址墓”，于1956年9月7日被公布为“河北省第一批文物古迹保护单位”，

1982年7月23日，“刘完素墓”被重新公布为“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。1998年，刘守村村民报请河间市批准，多方筹资复建刘完素庙。每年正月十五这里举行大型庙会，香火旺盛，人山人海。

三是在保定市。是3个庙宇中最大的。据康熙《保定府志》载：“刘河间庙，在府城东上隅，各州县俱有”。清末，慈禧太后仰慕其名，赐以匾额，直鲁豫巡阅使曹锟也曾派人维修，后人多来祭祀，久之成为庙会，延续至今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庙宇遭毁严重，1984年在崔月犁等老一辈中医共同倡导和政府支持下，恢复守真庙宇，重修守真纪念馆，经历次重修，2006年12月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命名的6个“全国中医药教育示范基地”之一。

四是其他地方也有刘完素的庙宇，如保定安新县北曲堤刘守真君观，原名刘守庙，始建于明朝，重建于1992年，改名为刘守真君观。还有保定定兴县南旺村的“刘爷庙”（俗称“老刘爷庙”），此处的庙一度被毁，近些年在村西北又重建。

沧县一村也有刘守真庙。据村民讲，当年刘完素曾在这一带行医，住在附近村，后来建有刘完素庙，山东等地病人慕名求医到此庙拜谒，路过此村歇息，形成驿站一样的设施。此后刘完素行医所住村的庙宇毁坏，村民把驿站改建成刘守真庙，每年三月十五有大庙会。

探脉沧州中医药文化